

寶貴

修



唐宋

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七〇五・集部・詩文評類

北江詩話六卷 〔清〕洪亮吉撰

一

梧門詩話十二卷（卷八至卷十一合卷）附八旗詩話一卷 〔清〕法式善撰

四五

重刻足本乾嘉詩壇點將錄一卷 〔清〕舒位撰

一六七

吳興詩話十六卷首一卷 〔清〕戴璐撰

一七五

快園詩話十六卷 〔清〕凌霄撰

一七三

靈芬館詩話十二卷續六卷 〔清〕郭麌撰

三四一

昭昧詹言十卷續八卷續錄二卷 〔清〕方東樹撰

四七一

閩川閨秀詩話四卷 〔清〕梁章鉅撰

六二一

重刊北江詩話序

大雅不作古義寢衰末學膚詞渺所聞發求其扶植根柢陶冶性情作詩家指南者百不獲一也鄉先達洪稚存先生忠讜偉節詳載

北江詩話

本朝巨擘故刊行各種幾於家有其書此北江詩話六卷乃晚年手定刻之者三家張詩船中丞李雲生太守及蜀中周霽堂茂才也張刻袖珍本止前四卷李刻僅後二卷惟周刻爲同里湯秋史比部抄自卷施閻叢書中實爲足本惜以後進思附青雲輒加評點於簡端多繚悠呢齟之辭而鮮鈎識索鑰之助遂使讀者有佛頭着穢之憾焉余

維先生立身以忠孝爲大論學以經史爲宗論詩以三百篇爲主故於魏晉詩人獨取陶靖節以其去古未遠也盛

唐李杜已視爲詩派之支流歷宋元明旁及各家吞雲夢者八九目中安有餘子哉夫不探崑崙之源者不足與觀水不登泰岱之巔者不足與觀山誦先生之詩話必想見先生之胷襟而後能知其扶植根柢陶冶性靈作詩家之指南者若是其難能而可貴也先生曾孫用懋因原刻體例未合重加校正隨全集一併重刊並乞誌其緣起如此則又孝子慈孫之用心非尋常刊布古籍者所可同日語也夫

光緒丁丑益齋  
續經堂重鑄本

北江詩話卷一

西漢文章最盛如鄒枚嚴馬以迄淵雲等班固不區分別爲立傳此文章所以盛也至范蔚宗始別作文苑傳而文章遂自東漢衰矣

漢文人無不識字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揚雄作訓纂篇是矣隋唐以來卽學者亦不甚識字曹憲注廣雅以餅爲餅顏師古注漢書以汝爲汝是矣

余最喜觀時雨旣降山川出雲氣象以爲實足以窺化工之蘊古今詩人雖善狀情景者不能到也陶靖節之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庶幾近之次則韋蘇州之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亦是此陶韋詩之足貴他人描摹景色者百思不能到也

三百篇無一篇非雙聲疊韻降及楚辭與淵雲枚馬之作以迄三都兩京諸賦無不盡然唐詩人以杜子美爲宗其五七言近體無一非雙聲疊韻也間有對句雙聲疊韻而出句或否者然亦不過十分之一中唐以後韓李溫諸家亦然至宋元明詩人能知此者漸鮮

本朝王文簡頗知此訣集中如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烟痕此類數十聯亦可追蹤古人然疊韻易曉而雙聲難知則聲音訓詁之學宜講也

杜牧之與韓柳元白同時而文不同韓柳詩不同元白復能於四家外詩文皆別成一家可云特立獨行之士矣韓與白亦素交而韓不仿白白亦不學韓故能各臻其極詠古詩雖許翻新然亦須畧諸時勢方不貽後人口實如唐末李昌符綠珠詠曰誰遣當年墮樓死無人巧笑破孫家意極新穎然按晉書紀傳石崇被殺未久趙王倫卽敗秀亦同誅不待綠珠之入而家已破矣若石崇遺綠珠綠珠卽從命以往亦徒喪名節耳詩人作詩自當成人之美如一代紅顏爲君盡何等氣色而昌符顧爲此語吾卜其非端人也

唐詩人去古未遠尙多比興如玉顏不及寒鴉色雲想衣裳花想容一片冰心在玉壺及玉溪生錦瑟一篇皆比體也如秋花江上草黃河水直人心曲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間以及李杜元白諸大家最多興體降及宋元直陳其事者十居其七八而比興體微矣

明御史江陰李忠毅獄中寄父詩出世再應爲父子此心原不問幽明讀之使人增天倫之重宋蘇文忠公獄中寄予由詩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他生末了因讀之令人增友于之誼唐杜工部送鄭虔詩便與先生成永訣九重泉

路盡交期讀之令人增友朋之風義唐元相悼亡詩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讀之令人增伉儷之情孰謂詩不可以感人哉

昆明錢侍御禮爲當代第一流人卽以詩而論亦不作第二人想五言如寒渚一孤雁烟籬五母雞風連巫峽動烟入洞庭寃七言如夜不分明花氣冷春將狼藉雨聲多曉簾繞捲燕交人午睡欲終蟬一吟拆皆成字蒸新麥望卽生津鈎小梅門接山光來異縣牆分花氣與芳鄰皆戛戛獨造至五言古長風三首及還家三首七言長短句赴隨州一篇無意學古人而自然入古其杜老北征元叟春陵行之比乎

七言詩  
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尙書貽詩如泛舟若雪風日清華王方伯太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天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強張上舍鳳翔詩如張鬼哭虎酸風助哀馮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蔣編修士銓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塞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卽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流入座意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勇氏蔣侍御和甯詩如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含人泰來詩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師法王光祿鳴盛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

詩如宮人人道未洗鉛華王司寇起詩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瑯率非已有王侍講文治之鍾詩如昆侖琵琶未嘗自習張舍人壠詩如廣筵招客間雜屠沽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傅作詩老姥都解曹學士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繩樞瓮牖時發奇花湯大令大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尙存張宮保百齡詩如逸客遊春衫裳倜儻舅氏蔣檢討衡詩如長孺蕙直至老益堅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副澧詩如淺話桑麻亦關治術李主事鼎元詩如海山出雲時有可采姚郎中鼐詩如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尹景仁詩如咽露秋鵠舞風病鶴顧進士敏恒詩如半空鶴唳清響四流瞿主簿華詩如危樓斷簫醒人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碎裁古錦花樣尙存方山人薰詩如獨行空谷時逗疎香趙兵備翼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詠諸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凌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螭涎篆碑蘚蝕李兵備廷敬詩如三齊服官組織輕巧林上含鎬詩如狂飈入座花葉四飛曾都轉爍詩如鷹隼脫韁精采溢目王典籍芑孫詩如中朝大官老於世事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尙流空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殮霞惜難輕舉屠州守紳詩

如秋益紅藥苦沼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能傾一座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瀆鹵簿森嚴方上舍正澍筠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潘侍御庭筠詩如枯禪學佛情劫未忘史文學善長詩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黎明經簡詩如怒猊飲澗激電掠林馮戶部敏昌詩如老鶴行庭舉止生硬趙郡丞懷玉詩如鮑家驄馬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名花照鏡楊大令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真楊戶部芳燦詩如金碧池臺炫人心目布政揆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孫兵備星衍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不履地呂司訓星垣詩如宿霧理山斷虹飲潛張檢討問陶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部道生詩如王謝家兒自饒繩檢劉刺史大觀詩如極邊春色仍帶荒寒吳禮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豔奪桃李徐大令書受詩如范睢宴客草具雜陳趙大令希璜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範施上舍晉詩如湖海元龍未除豪氣伊舍峯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廉嗣綰詩如荷露烹茶甘香四徹金秀才學蓮詩如殘蟾照海病燕依樓吳孝髮詩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尤文學

北江詩話卷一

五

北江詩話卷二

六

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浮花金莖滴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吉安詩如青子入筵味別百果陳博士石麟詩如晴雲舒葆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麐詩如大陸遊女顧影自憐張上舍問簪詩如秋棠作花淒艷欲絕胡孝廉世琦詩如陟險驛驕櫓空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僧慧超詩如松花作飯不飽猶猴巨超詩如荷葉製羹藉清牢醴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僧果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語僧寒石詩如老衲升壇不礙真率閭秀歸愁昭詩如白藕作花不香而韻崔恭人錢孟

陸放翁六十年中萬首詩可云多矣然萬首實不始於此前蜀王仁裕生平作詩滿萬首蜀人呼曰詩窖子見蜀構机及十國春秋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余於詩家詠物亦然然亦有不可盡廢者丹徒李明經御性孤潔嘗詠佛手柑云自從散罷天花後空手而今也是香如皋吳布衣性簡傲嘗詠風箏云

直到九霄方駐足更無一刻肯低頭讀之而二君之性情畢露誰謂詩不可以見人品耶

詩有後出而愈工者余自伊犁赦歸有紀

恩詩云一體視猶同赤子十旬俗已悉烏孫人以烏孫赤

子爲工後趙兵備翼見贈一聯云足以烏孫遂上繭頭幾

黃祖座中梟則可云奇警矣後同年韋大令佩金亦自伊犁赦回余登揚州高明寺浮圖望海并懷韋中一聯云夢裏烏孫疑鬼國望中黑子是神山亦爲揚州人傳誦然卒不能及趙也

怪可醫俗不可醫澀可醫滑不可醫孫可之之文盧玉川之詩可云怪矣樊宗師之記王半山之歌可云澀矣然非

北江詩話卷一

八

餘子所能及也近時詩人喜學白香山蘇玉局幾於十人而九然吾見其俗耳吾見其滑耳非二公之失不善學者之失也

近青浦王侍郎昶有湖海詩傳之選刊成寄余余於近日詩人獨取嶺南黎簡及雲間姚椿以其能拔戰自成一家耳

侍郎詩派出於長洲沈宗伯德潛故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於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爲去取似尚不如篋衍集感舊集之不拘於一格也

侍郎居青浦之朱家角昨歲二月余自吳江至上海因便道訪之侍郎已病不能起耳目之用並廢蓋年已八十矣

瀕行侍郎待余哭詣詣以身後志銘見屬然尙能詩口占一律贈余末二語云一語望君須記取好爲有道撰新碑余亦爲之揮淚而別

詩固忌拙然亦不可太巧近日袁大令枚隨園詩集頗犯此病

老尙多情覺壽徵商太守盤詩也若使風情老無分夕陽不合照桃花袁大令枚詩也二公到老風情不衰於此可見

北江詩話卷一

八

黃尹景仁久客都中家落不偶時見之於詩如所云千金無馬骨十丈有車塵又云名心澹似幽州日骨相寒經易水風可以感其高才不遇孤客酸辛之況矣

北江詩話卷一

八

孫兵備星衍少日詩才爲同輩中第一如集中千杯酌我上北邙等十數篇求之古人中亦不多得小詩亦淺豔絕倫如夜坐詠月云一度落如人小別片時圓比夢難成廣陵客感云紅燭照顏年少去碧山回首昔遊非讀之皆令人憫惄中年以後專研六書訓詁之學遂不復作詩卽間有一二篇亦與少日所作如出兩手矣

汪助教端光詩如著色屏風五采奪目而復能光景常新同輩中鮮有其偶豔體詩尤擅場嘗有句云並無歧路傷離別正是華年算死生揣摩盡致疑兩集不能過也學昌黎昌谷兩家詩不可更過朱竹君學士詩學昌黎而過者也然才氣畢竟不凡記其少時送人長句有云江南

四月不成春落盡桃花澹天地今北地有此才否

劉文正統勳不以詩名然偶有作必出人頭地乾隆中張

桐城相國廷玉予告歸里奉

勑作送行詩時門下士如趙編修翼等皆客公所並令擬  
作卒莫有稱意者公在機廷忽自握管爲之中一聯云住  
憐夢裏雲山繞去惜天邊雨露多遂繕進呈

純皇帝亦大賞之一時送行詩遂無有出公右者

管侍御世銘以制舉文得名然所作詩實出制舉文之上  
記其漢茂陵一律云要使天驕讐漢旌登臺絕幕遠橫行  
雄心晚爲泉鳩悔萬命先因宛馬輕獨攝衣冠容汲直不  
留弓劍待蘇卿淒涼玉盤人間出起告曾無同舍生神完

北江詩話卷十一

九

氣足非僅以格調見長者

畢宮保沅詩如洪河大川沙礫雜出而渾渾淪淪處自與  
眾流不同平生所作歌行最佳次則七律憶其荊州水災  
記事云劈空斧落得生門又云人鬼黃泉爭路入蛟龍白  
日上城遊真景亦可云奇景至河南使署喜雨詩云五更  
陡入清涼夢萬物平添歡喜心則又民物一體不愧古大  
臣心事矣

余自伊犁蒙

恩赦回以出關入關所作編爲荷戈

賜環二集海內交舊作詩題集後者不下百首惟同年曾  
運使燠一絕最爲得體云君得爲詩是

國恩長歌萬里入關門請看紹聖元符繁蘇軾文章戒不  
存

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搜采極博然如前蜀安康長公主見  
後蜀紀及徐光溥傳僧醋頭見僧智諠後蜀賈鄂王昭遠  
等傳而前蜀公主傳後蜀僧眾傳不列及之何也

余於四時最喜二月以春事方半百草怒生萬花方蕊物  
物具發生氣象故也一至三月則過於爛漫矣因喜此月  
於是植物亦最喜杏動物亦最喜燕少日讀國風燕燕于  
飛及夏小正來降燕乃睇固有見杏輒覺神往稍長凡前  
人詩詞之詠杏及燕者無不喜諷之杏詩如海杏大如拳  
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小樓一夜聽春雨深

北江詩話卷十一

十

巷明朝賣杏花詞如杏花疎雨裏吹笛到天明及紅杏枝  
頭春意鬧杏花春雨江南之類是矣自所作亦不下十數  
篇在汴梁客館有杏花詩四絕句其一云倚牆臨水只疑  
仙艷絕東風二月天要與春人鬪標格有花枝處有秋千  
極爲同人所賞在貴州日行部至都匀驛館云無人知道  
春將半時有出牆紅杏花里中橫舟亭卽事云一春消息  
杏花知餘不盡錄燕詩如燕燕尾挺挺袖中有短札願寄  
雙飛燕與金窗繡戶長相見飛入尋常百姓家亂入紅樓  
檢杏梨詞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軟語商量不定看  
足柳昏花暝之類是也自所作亦不下數十篇童時賣花

聲詞云燕子平生真恨事不見梅花爲江南北女士所傳

補按試貴州遵義府使院有句云與客生疏惟燕翦背人開落有棠梨伊犁紀事四十首中有云只有塞墳春燕苦一生不及見雕梁瀉漬客中雜詠云避俗仍居雲水鄉下安吟榻上雕梁雙棲燕子孤眠客一室權分上下牀他如歸燕曲等皆係長篇不更錄入

呂司訓星垣詩好奇心特不就繩尺曾用七陽全韻作柏梁體見貽多至三四百句末二句云乾坤生材厚中央前後萬古不敢望頗極奇肆然古人無此例也余亦嘗贈以長句末四語云識君文名已三載才如百川不歸海銀河倒注弱水西努力滄溟欲相待亦頗寓規於樊云

呂又有句云桃花灘暗妖廟又題博浪椎

楊比部夢符好學六朝文小詩亦極幽峭余嘗以一聯戲之曰詩筆四靈文六代科名兩度籍三州蓋楊寄籍山東補博士弟子續舉陝西鄉試成進士則又浙江原籍也比部遺命乞余爲六朝文格以表其墓末云訪將軍之巷大樹猶存過邗水之橋溪流半涸亦足以悽愴傷心者矣即指此也

河豚以江陰爲第一鮆魚以采石磯爲第一刀鰆以江寧棲霞港爲第一余七招中所云牛渚銀鱗晴江石華味或華而不清質或清而不華貌江鄉之風味首鱖鰆之足誇是也

北江詩話

北江詩話

北江詩話

日索不得海上大噏波濤聲蓋好奇不肯作常語如此

古今詠月詩佳者極多然如明月照高樓明月照積雪月華臨靜夜等篇皆係興到之作非規規於詠月也李杜爲唐大家卽詠月詩而論亦非人所能到杜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李云青天中道流孤月又云五峯轉月色百里行松聲寫月有聲有色如此後人復何能著筆耶古今詠雪月詩高超者多詠正面者殊少王右丞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可云詠正面矣吾友孫兵備星衍終南山館看月詩空裏輝流不定明月中影接多時綠亦庶幾近之畢宮保有青衣周某頗學作詩嘗有句云燭短夜初長余與同人皆賞之

嘉慶十年正月紀尙書時奉

命以原官協辦大學士乃未半月遽卒年八十一矣乾隆中四庫館開其編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爲贍博生平尤喜爲說部書多至六七種故余哭公詩云最憐千寶搜神記亦附劉歆輯略編先是又誤傳翁閣學方綱卒余亦有輓詩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詩蓋金石學爲公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証也後乃知誤傳而詩已播於人口或公聞之亦不以爲怪耳

山陰酒始見於梁元帝金樓子并呼之爲甜酒考前代酒最著名者曰宜城醪蒼梧清京口酒蘭陵酒雪下酒及酒泉郡本以酒得名余曾歷品之究以山陰酒爲第一酒泉郡酒及雪下次之蘭陵酒今沂州蘭山縣釀酒法已失傳若宜城京口酒南史邵陵王綸傳稱曲阿酒皆重濁又失之太刮與今吳中之福真錫山之惠泉相等未見其美也

汾州酒沧州酒性又與燒春同自當別論蒼梧清亦同燒春舊下酒今南潯酒

近時士大夫頗留意飲饌然余謂必不得已酒譜爲上茶

經次之至一看一味皆有食單斯最下耳

果以哈密瓜爲上卽古之敵煌瓜也然必屆時至其地食

乃佳若貢

京師者則皆豫摘色香味多未全非其至也其次則綏桃袁梨又次則洞庭之楊梅閩中之橘柚又次則涼州之蒲桃泉州之甘蔗伊犁之蘋果若安石榴廣南荔枝則實未嘗至其地俟再論定

魚則海魚爲上河魚次之江魚次之湖魚又次之尋常溪港之魚則味薄而腥矣

南中多禽北中多獸南中禽多巢居北中獸多穴居若南

獸之巢居如熊鴕之類北中禽之穴土如鳥鼠同穴之類則亦僅見者

耳塞外則凡禽皆穴居以風多而林木少故也小說家所言亦皆有本如西遊記之雷音寺火燄山皆在

吐魯番道中余遣戍伊犁日曾過之裴岑紀功碑在巴里坤南山頂關帝廟中余本擬歸日搨數十本以貽好古者及歸乃取道於小南路不經此遂無由搨取迄今以爲歉

至舍間金石藏有此碑尙係客西安時所購得

終南山中牡丹高百餘尺均係木本花皆大如斗香氣聞數百里

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唐錢起詩也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唐韋應物詩也讀之懶溫厚和平去三百篇不遠

杜工部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足見長句最難非有十分力量十分學問者不能作也卽以唐而論以長句擅場者李杜韓而外亦惟高岑王李四家耳

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逼真神仙黃昏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逼真劍俠千回飲博家仍富幾處報仇身不死逼真豪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逼真美人門前債主雁行列屋裏酒人魚貫眠逼真無賴依倚納涼詩云破芭蕉畔一絲風逼真窮鬼語陳毅感事云偏將軍勢調笑酒家胡逼真豪奴近江寧友人燕山南署夜

納涼詩云破芭蕉畔一絲風逼真窮鬼語陳毅感事云偏是荒年飯量加逼真餓鬼語余蒙師唐先生爲坦素工詩今集多散失猶憶其過殤文厝棺詩曰白晝畏人依故隴黃昏覓伴嘯孤村荒寒蕭瑟及小兒女情態並寫得出

菜花詩始於張翰黃花如散金太白所云張翰黃花句也

近人菜花詩又有花枝不上美人頭句余獨以爲不然曾反其意作一詩曰摘得菜花何處用嫩黃先醜玉搔頭亦明此花之可以上美人頭耳客歲又有句曰深紅不豔深黃

黃菜申花開蝶四飛

滻瀆城近海土人爲言曾有蛟幻作人夜叩門者故相戒夜不闌屏余紀事詩有云一樓四面窗面面臨曠野老蛟能變人時來嚇居者卽指此

伊犁地較西安已高八百一十里見元和郡縣志故初一日卽見新月余紀事詩所云月朔新蟾已抱肩也

湯泉以黃山殊秒泉爲第一久浴之實可延年益壽驪山

及昌平者次之餘則硫黃泉居多水性酷烈僅可以除風

溼及疥癬之疾耳余按試貴州浴郭外湯泉詩云半生莫謂塵勞慣已試人間第七湯蓋指黃山及臨潼鹽厓昌平

州和州句容與石阡也後遣戍伊犁又浴湯泉一近頭臺

蘆草溝

近時九列中詩以錢宗伯載爲第一紀尚書昀次之宗伯

以古體勝尙書以近體勝漢軍英廉相國亦其次也

黃二尹景仁詩太白高高天尺五寶刀明月共輝光獨立

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豪語也全家都在風聲裏

九月衣裳未翦裁足如可析似勞薪苦語也似此星辰非

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買得我拚珠十斛賺來誰費豆三

升雋語也

江寧詩人何士晤居長千里有友人投一詩曰仰首欲攀低首拜長干一增一詩人

近人有蘋果詩云綠如春水方生日紅似朝霞欲上時新穎而不涉纖亦詠物詩之佼佼者

近時能爲中晚唐詩者無過方上舍正澍其遊仙詩云鈞天樂苦無新奏唱我紅牆夢裏詩無數仙官齊仰首殿中一帝一書生讀之飄飄欲仙至若月黑花臺一箇螢紅豆

樓窗懸小影年年一度忌辰開則又鬼氣逼人矣

吳祭酒偉業詩熟精諳史是以引用確切裁對精工然生

平殊昧平仄如以長史之長爲平聲韋杜之韋爲仄聲實

非小失

朱檢討彝尊曝書亭集始學初唐晚宗北米卒不能鎔鑄自成一家

近來浙中詩人皆瓣香厲鶚樊榭山房集然樊榭氣局本小又意取尖新恐不克爲詩壇初祖

同里錢秀才季重工小詞然飲酒使氣有不可一世之槩有三子溺愛過甚不令就塾飯後卽引與嬉戲惟恐不當其意嘗記其柱帖云酒酣或化莊生蝶飯飽甘爲孺子牛真狂士也

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查編修慎行過紅豆山莊作也近湖北張明經本有題袁大令小倉山房集後

云奄有眾長緣筆妙未臻高格恨才多同一用意而各極其妙

北江詩話卷二

詩文之可傳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氣四曰趣五曰格詩文之以至性流露者自六經四始而外代殊不乏然不數數覩也其情之纏綿悱惻令人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哀可以樂則三百篇及楚騷等皆無不然河梁桐樹之於友朋秦嘉荀粲之於夫婦其用情雖不同而情之至則一也至詩文之有真氣者秦漢以降孔北海劉越石以迄有唐李杜韓高岑諸人其尤著也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別趣莊塗園陶彭澤之作可云有天趣者矣元道州韋蘇州亦其次也東方朔之客難枚叔之七發以及阮籍詠懷郭璞遊仙可云有生趣者矣僮約之作頃責之文以及

北江詩話卷二

七

鮑明遠江文通之涉筆可云有別趣者矣至詩文講格律已入下乘然一代亦必有數人如王莽之摹大誥蘇綽之倣尚書其流弊必至於此明李空同李于鱗輩一字一句必規倣漢魏三唐甚至有竄易古人詩文一二十字卽名爲己作者此與蘇綽等亦何以異

本朝邵子湘方望溪之文王文簡之詩亦不免有此病則拘拘於格律之失也  
李太白或以爲隴西人或以爲蜀人或以爲山東人今以新舊唐書本傳及集中詩校之云白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又爲益州長史蘇頌所禮是白爲蜀人無疑嗣後客任城又與孔巢父等稱竹溪六逸皆在山東杜甫詩據見

在而言故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也至隨西李氏之望又非居地

李杜皆當稱拾遺肅宗至德二年拜甫爲左拾遺代宗立以左拾遺召白而已卒若甫稱工部則劍南參幕日檢校之官李稱翰林則賀知章薦舉時供奉之署皆非實職故云當稱拾遺爲是况皆朝廷之所授也

宋朱嚴第三及第王禹偁贈詩曰榜眼科名釋褐初是宋人亦以第三人爲榜眼

人之一生皆從忙裏過卻試思百事恩忙卽富貴有何趣味故富貴而能閒者上也否則寧可不富貴不可不閒余在翰林日冬仲大雪忽同年張船山過訪遂相與縱飲興恩赦歸抵家日偶賦一絕云病餘纔得卸橐鞬桃李迎門恍欲言從此卻營閒富貴艱摹給廩鶴乘軒蓋散人之樂實有形神並釋魂夢俱恬者此又閒中公案之一重也此詩偶忘編入集附記於此

陶彭澤詩有化工氣象餘則惟能描摩山水刻畫風雲如潘陸鮑左二謝等是矣

臧洪之節過於魯連弘演之忠逾於豫讓高漸離之友誼青萍子之後勁也樂布之義烈王叔治之先聲也姑蘇姑胥姑餘皆一地也姑胥餘並音同淮南覽冥訓軼

鷄雞於姑餘高誘注姑餘山名在吳

忠義奮發之語有古今一致者祖逖渡江中流擊楫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反者有如此江宋岳飛傳除荆南郢州制置使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城不涉此然逖方披荆棘得河南數郡卽卒而飛竟盪平襄鄧滅湖湘諸賊始朝服入朝則忠義奮發雖同而飛之才勇過於逖矣李愬之用元濟降將李祐岳飛之用楊么賊黨黃佐其用意並同

飛後定謚忠武見飛孫珂金陀粹編其謚冊引諸葛亮郭子儀二人皆謚忠武爲比而宋史本傳不載可云陳略矣

鄆鄖湻曹娥碑見古文苑文筆平實不足以當黃絹幼婦

外孫董白之譽也蔡中郎郭有道碑自言臨文無愧辭今讀之絕無異人處蓋東京文體之衰此二篇又東漢之平平者乃知向日盛傳此二碑皆係耳食爲古人所欺耳余詠史詩云不被古人瞞到底曹娥碑與郭君碑

關神武欲取秦宜祿妻見蜀記裴松之注三國志引之近有一腐儒必欲爲神武辯無此事不知英雄好色本屬平常不足爲神武諱也

賦物詩貴在小中見大前人詠箇馬詩五律下半云當世正多事吾曹方苦兵那堪檐漏下又作戰場聲余近遊天台自嵊縣陸行坐竹兜甚適亦有一律下半云半世皋比座前塵使者輞老夫雙蘭足曾走萬程遙亦或庶幾耳

左傳僖公十三年城濮之戰傳言執宛春以怒楚今廬州府志載宛春爲廬州人不知何據

七律之多無有過於宋陸務觀者次則

本朝查慎行陸詩善寫景查詩善寫情寫景故千變萬化

層出不窮寫情故宛轉閑生一唱三歎蓋詩家之能事畢而七律之能事亦畢矣近日趙兵備翼亦擅此體可爲陸查之亞

中唐以後小杜才識亦非人所及文章則有經濟古近體詩則有氣勢倘分其所長亦足以了數子宜其薄視元白諸人也

有唐一代詩文兼擅者惟韓柳小杜三家次則張燕公元

北江詩話卷二

四

北江詩話卷二

五

道州他若蘇可之李習之皇甫持正能爲文而不能爲詩高岑王李李杜韋孟元白能爲詩而不能爲文卽有文亦不及其詩至詩及排偶文兼者亦祇王楊盧骆及李玉溪五家餘則蘇顥呂溫崔融李華李德裕等文勝於詩李嶠張九齡李益皮日休陸龜蒙等詩勝於文均不能兼擅也宋代詩文兼擅者亦惟歐陽文忠蘇文忠王荊公南渡則朱文公餘亦各有所長不能兼美

杜工部之於庾開府李供奉之於謝宣城可云神似至謝庾各有獨到處李杜亦不能兼也

宋初楊劉錢諸人學西昆而究不及西昆歐陽永叔自言學昌黎而究不及昌黎王荊公亦言學子美而究不及子

美蘇端明自言學劉夢得而究亦不能過夢得所謂棋輪先著也

東漢人之學以鄭北海爲最東漢人之文以孔北海爲最

東漢人之品以管北海爲最人才古今皆同本無所不有必視君相好尚所在則人才亦趨集焉漢尙經術而儒流皆出於漢唐尙詞章而詩家皆出於唐宋重理學而理學皆出於宋明重氣節而氣節皆出於明所謂下流之化上捷於影響也

一代割據之主皆有人材佐之方足以倔強歲月石趙之右侯苻秦之王景略李蜀之范長生等是矣降至唐末五代皆然吳越之羅隱荆南之梁震馬氏之高郁皆其人也

他若李密之用邴元真王世充之用段達以迄張士誠之用黃粲葉雖欲不亡得乎

秦三良魯兩生以迄田橫島中之五百士諸葛誕麾下之數百人皆未竟其用而死惜哉

鵲巢避太歲明有所燭也拘儒避反支識有所面也

徐知誥輔吳之初年未強仕以爲非老成不足壓眾遂服藥變其鬚鬢一日成霜宋寇萊公急欲作相其法亦然余見近時公卿鬚鬚皓然而百方覓藥以求其黑者見又出二公下矣袁大令枚有染鬚詩余嘗戲之曰公事事欲學香山卽此一端已斷不及香山詩曰白鬚人立月中又云風光不稱白鬚髮而公欲飾貌修容是直陸展染鬚髮

欲以媚側室耳坐客皆大笑

宋真宗稱向敏中大耐官職此言實可警然中及浮躁者

蓋一切功名富貴惟能耐器始遠大徐中書步雲

召試得雋急足至方同客食牢丸喜極以牢丸覓口半日

不得口所在人傳以爲笑此卽不能耐故也世語稱魏文

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及文帝得立抱辛毗頸曰辛君知

我喜不毗歸告其女憲英憲英以爲宜懼而喜何以能久

魏其不昌乎是知倉猝中最足以覘人氣局度量也

屠刺史紳生平好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仍不在此數卒

以此得暴疾卒余久之哭以詩曰閒情究累韓光政醇酒

終傷魏信陵蓋傷之也

北江詩話卷二

本

孫兵偹星衍配王恭人善詩所著有長離閣集兵備會屬

余爲之序蓋余次子盼孫曾聘恭人所生次女然兩家子

女不久並殤恭人亦年二十四卽卒其閨房唱和詩雖半

經兵偹裁定然其幽奇惝恍處兵偹亦不能爲如青山獨

歸處花暗一層樓一院露光圍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此

類數十聯皆未經人道語

新唐書楊貴妃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

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杜牧之詩所云一騎紅塵妃子

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者也人遂傳送荔枝自此始不知非

也後漢書和帝紀云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云舊南海獻

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云云

帝遂下詔勅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謝承後漢書所載亦同是荔枝之貢東漢初已然不自唐始亦不自貴妃始也

李賢後漢書注引帝王世紀紂時傾宮婦人衣綾紈者三百餘人綾字始見此說文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玉篇

綾文繪也蓋布帛之細者皆可名綾今俗有綾布是也

余里中有以酒食醉飽至成獄訟者余戲贈以詩內一聯

云內史獄詞由海蛤涪翁風病起江瑤一時傳以爲工

史記呂不韋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爲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漢淮南王客亦八人漢書所云八公者是今考

兩家賓客類皆割裂諸子擣搘紀傳成書秦以前古書亡

北江詩話卷二

七

佚既多無從對勘卽以今世所傳文子一書校之遭其割滅者十至七八又故移徙前後倒亂次序以掩飾一時耳

目而博取重資故余詠史中有一篇云著書空費萬黃金剽竊根原尙可尋呂覽淮南盡如此兩家賓客太欺心足

見賓客之不足恃古今一轍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魏王

泰著括地志等盡然李書籩以一手注文選所以可貴也

余自塞外還道出河南偃師聞吾友武大令億卒往哭之

其子明經穆湻出謝並乞題數語於總帳以慰先人余卽

作一聯云降年有永有不永廉吏可爲不可爲蓋大令諸

兄皆老壽惟大令年未周甲也

青陽涂上舍國熙淮陰候一詩頗有論古之識今錄之首

建奇謀闢漢疆韓侯未肯負高皇不將十面收強楚終見三齊識假王相背君休思劍徹存心誰復似張良臨風空灑英雄淚淮水淮山兩渺茫

寫景易寫情難寫情猶易寫性最難若全椒王文學釐詩二斷句直寫性者也呼奴具朝殮慰兒長途飢關心雨後寒試兒身上衣兒飢與兒寒重勞慈母心天地有寒燠母心隨時深實能道出慈母心事

近人有白門莫愁湖詩英雄與兒女各自占千秋余以爲英雄兒女平分尙未公允曾口占一絕云神仙富貴分頭占一箇茅山一蔣山只有斯湖尙公道英雄兒女總相關蓋分言之不如渾言之耳

問君能有幾多愁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後主詞寫愁

可謂至矣余最愛白門淩秀才嘗秦淮春漲詩云春情從此如春水傍著闌干日夜生寫情亦可云獨到二君皆借

春水以喻然一覺傷心欲絕一覺逸興遄飛則二君之所遇然也

蟬曳殘聲過別枝實屬體物之妙余又見殘聲未到別枝

而半道復爲雀所食者雀喙中尙若音響會作哺蟬行云一蟬響一枝十蟬響十柯閒開四面窗蟬響何其多餘聲尙未到別樹黃雀突來將汝哺微蟲雖小響未沈倘向黃雀喙中尋亦可見天地間景物無所不有苦吟者亦描寫不盡耳

左傳蔡哀侯見息媯弗賓又云楚子元欲蠱文夫人及子元反自鄭遂處王宮曰弗賓白欲蠱蓋好色之招贊也今漢水入江處有桃花夫人廟相傳卽息夫人余嘗題一絕云空將妾貌比桃花石上桃花色可憐何似望夫山上石不回頭已一千年弔之亦原之耳

詩序言江漢之女被文王之化有不爲強暴所污者是知遇強暴而不汚惟第一等烈女子能之若息媯之遇楚文高澄妻之值高岸皆所云強暴之污也洋之禽獸行固不足責楚文能爲伐蔡復仇似良心尙有未泯處至于元蠱之成與否尙屬疑案總之悲其遇可也原其心亦可也若元微之之崔氏則失之於前陸務觀之妻唐氏則失之於後又不可援息媯之例

女子不幸而作秋胡之妻樂半之婦然身可死名不可沒也若息媯者則又恨其名之傳也

如畫溪山必須畫舫乃稱平山堂之舫不及西湖西子湖之舫不及桃葉渡至若山陰鏡湖之舟雖船船皆畫然正如薄笨之車旋轉不便耳

虎邱泛舟以朱翠炫目勝秦淮泛舟以絲竹沸耳勝平山堂泛舟以園林池館稱心勝若西子湖鑑湖則以上三者春秋佳日時時有之又加以山水清華洞壑奇妙風雲變化烟雨迷離覽可以娛心志悅耳目者無逾此也外如鴛鴦湖之百重楊柳消夏湖之千里芙蕖柳色花光亦其次